



时光刚进入腊月,过年便进入了快车道。电线杆上的红灯笼挂起来了,路边树上和公园冬青上各种形状的彩灯、彩带搭起来了。年就这样,以她艳丽的色彩、浓厚的味道、热闹的性格,穿红戴绿地来到你的身边,让你高兴,让你感怀,让你流连忘返。我回想起自己童年时代过年的记忆来了。

赶年集

小时候嘴馋,很喜欢跟随父亲赶年集。在村里通往集市的乡村道路上,到处都是赶年集的人。集市上人很多,大家排着队,到供销社和百货商店里去买东西。靠着晚上编草帽在收购站换来的钱,父亲割了大约有5斤肉,称了几封走亲戚的点心,买了莲藕、芹菜、粉皮等待客的菜,要了一壶老白干散酒,又裁了点做衣服的布匹,

新春放歌

(古风新韵五首)

□ 崔同凡

金牛贺岁

金牛欲耕春雨天,
牡丹入户来拜年。
楼外长空大雁影,
万家春色待杜鹃。

除夕春信

梅花着意添节趣,
除夕偷放花一枝。
娇态向人羞欲语,
暗香如酒夜袭衣。

乡贤雅聚

小火红泥煮夜寒,

半坛新醅几散仙。

令出飞花含春字,

一杯一诗一陶然。

佳节红潮

又逢佳节涨红潮,
红灯红联红鞭炮。
庭堂新挂中国结,
直似花开春意闹。

福字迎春

气壮韵足福如斗,
春风一束家家楼。
辛丑开年第一字,
小康路上雄赳赳。

一 长 河 浪 花

一片金黄的白菜花,拥挤地盛开在南墙根下的一小片土地上,它们开得流金溢彩、蜂鸣蝶舞。它开在我的记忆里,仿佛是一幅油画,一挂就是五十多年。

上世纪六十年代末,我六七岁。那时候在生产队靠工分吃饭,家里虽说不是逃荒要饭,但我们家缺劳动力,是缺粮户,没有多余的粮食,青黄不接时还得从邻居家借上两瓢面。我也挖过野菜、撸过树叶、扒过树皮,捉过鱼捞过虾,刨过土豆,尽最大努力寻求一切能咽进肚皮的食物。

我家靠近集市,在集市能捡到老白菜叶子、白菜疙瘩、萝卜缨子等,有时也能捡到坏了半个的胡萝卜、土豆、地瓜。那时得到一根萝卜、半块土豆、一块地瓜能使我高兴半天。无论寒暑,总是千方百计、想方设法地与饥饿抗争。那时的冬天好像特别长、特别冷。吃不饱、穿不暖的小孩更难抵御寒冷。我特别害怕过冬。一到冬天,我的脚便冻肿,走路一瘸一颠,手冻裂,连腮帮子、耳朵也冻出疮疤。尽管如此,我也很少懒在家里。

一次,在集市上一个卖白菜的大车清理烂白菜。原来,因为生产队管理不善,致使白菜冬天受冻,由于天气转暖,许多白菜开始腐烂被丢弃了。我在烂如稀泥的白菜堆里飞快地翻找出嫩嫩的菜心,不少白菜帮烂去一半还剩下半,即便有的白菜全烂了,但疙瘩还是好的。那天大雪,我近水楼台先得月,享了拙份,推了满满两地排车。一时间,全家人像过年杀了头猪般的高兴。

在饥饿面前,这些白菜帮和白菜疙瘩的价值是难以估量的。全家人在母亲的指挥下进行清理分类,尽量不让这些宝贝疙瘩继续腐烂,那几天都是炒白菜

请本版图片作者与编辑联系,以便奉寄稿酬。

过年的记忆

□ 张广亮

几张写春联的红纸,买年货的任务已经基本告成了。正当我们准备回家的时候,一声凄厉的哭声引起了我们的注意。

只见一个中年妇女坐在百货商店的门口上,放声大哭:“天杀的贼羔子,把我10块钱都偷走了。你叫俺一家五口怎么过年啊!”人们议论纷纷,都在谴责小偷的缺德。一个头发花白的大爷说:“刚才我看见一个小青年,哪里人越多他越往哪挤,我就知道他没好事。”

一个穿老蓝布衫的小脚大娘不满地说:“这个人也不中,发现了小偷也不说一声。”

“说一声,你知道小偷的手多快不?你抓不住他的手他会认?即使你抓住他,大伙也把他救走了,到时候吃亏的是你自己。赶集多留心就是了。”一个留着山羊胡子的大爷说。

我不晓得那位丢了钱的妇女最后是怎样回家过年的,也不知道派出所是否帮她讨回了公道。这位妇女赶集丢了钱,回家丈夫是否会和她吵架。这一切都是一个谜,淹没在历史的滚滚长河中。

做年馍

过了腊八没几天,家里就酝酿着要做年馍了。

做年馍是一项集体劳动,既有分工,也有合作。在我的印象当中,每逢做年馍时,都是父亲早起和面,母亲擀面皮,哥哥、嫂

子和我负责做年馍。母亲的手很巧,她做的蒸馍,像桃子一样又大又圆。她做的菜馍,皱褶细密匀称。最能体现母亲手艺的,就是那一个个形态逼真、富贵堂皇的花糕了。只见母亲拿起一块面,用刀在面上按上几条印子,然后三扯两扯,摺上红枣,一朵雍容华贵的花糕就做成了。一朵朵的花糕组装起来,就形成了花山,是祭祀祖宗和神灵用的。年馍做好,要先放在床上继续发酵。等到年馍醒好,就该上锅蒸馍了。父亲烧火,母亲一趟趟地往厨房跑,装锅掀馍。

做年馍不容易,吃年馍也有讲究。在大年初一吃饭时,父母要吃花糕上的鱼,小孩子要吃枣花。像泥鳅一样的常有,要过了二二月二才能吃,象征越过越有呢。

煮年肉

做了年馍,一过祭灶,各家就开始陆续煮年肉了。

当时的猪肉真香啊,一家煮肉,整个胡同里都能闻到浓郁的猪肉香味。此时,厨房里香气扑鼻,白烟升腾。父亲在灶台旁烧着火,母亲忙着在案板旁切菜、拌饺子馅。猪肉在沸水里翻滚,灶火映红了父亲的脸。盼望着盼望着,香喷喷的猪肉终于煮熟了。母亲将一块块热气腾腾的猪肉在大锅里捞出来,放进盛着酥肉的盆子里,将用来待客的瘦肉从骨头上剔下来,把骨头放进另一个盆子里。我和父亲便拿起骨头,啃上面的脆骨和些许筋头。碰到大骨

头,父亲便用菜刀劈开,喝里面的骨髓,说这东西比猪肉好吃得多。啃完了骨头,父亲便拿两个瓷碗,用勺子从锅里舀上半碗猪肉汤,我们使用白面馒头蘸着吃。母亲忙着用糖卤给猪肉染色,往堂屋里一趟趟地放榨菜。等到我终于填饱了肚皮,这个煮年肉的节目也就结束了。

真正吃年肉,要到大年初一上午。等到母亲敬过神灵和祖先,把热腾腾的饭菜端上餐桌,我发现,碗里除了一大碗的白菜粉条、酥肉丸子外,还有两三片肥中带瘦的猪肉。这对于常年吃地瓜窝头的我来说,可以说是一年中最高兴的时刻。轻轻一咬,满嘴流油,香而不腻。为了这个口福,似乎一年来所有的梦想和期待都得到了满足,所有的委屈和不快,都可以忽略不计了。

一晃几十年过去了,在物质生活极大丰富,一些人感叹肉没肉味、菜没菜味的今天,我始终保持着勤俭节约的好习惯,衣服破了也不肯丢,不敢浪费一粒粮食。因为我无法忘记少年时代吃地瓜窝头、喝又酸又臭腐糊涂的艰难岁月,懂得今天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。因为我懂得,只有知道感恩,才能赢得未来。

最难最难忘



身逢盛世,沐浴灵秀。不知不觉腊月已到。不断听到人在说,要过年了。

过年,在感觉中似乎有些遥远,多年生活在繁忙的小城镇里,在行色匆匆的人群中,对一些节假日已麻木了。是啊,马上就要过年了,可是年味依然很淡。年味?什么是年味?或许所谓的年味就是:每一个人的心中那一个属于自己的故乡、属于自己的关于年的美好记忆与故事。

最令我怀念的,还是小时候过的年,虽然那是些久远的回忆,但一切又都是那样鲜活。小时候特别盼过年,那是因为过年能满足童年平时得不到的东西。我最盼望过年时能吃肉,吃“扁食”,能穿新衣服,还有压岁钱。

在咱们鲁西南有套老话:小孩小孩你别馋,过了腊八就是年;腊八粥喝几天,哩哩啦啦二十三;二十三糖瓜粘,灶王老爷要升仙;二十四扫房间,干干净净等六天;二十五做豆腐,洗洗涮涮晒被褥;二十六炖年肉,乡亲

爷们扎堆凑;二十七杀公鸡,馋得小孩口水滴;二十八贴花花,大红门神看好家;二十九蒸馒头,豆馅肉馅全都有;三十晚上熬一宿,大年初一走一走。猜个灯谜乐半宿,赏灯看花啥都有,热热闹闹年送走……

那时候的乡村宛若一幅古朴淡雅的风俗画,在阳光的拉动下徐徐展开。充满思念与期盼,无言地期待着那个去了远方熟悉身影的归来过年,温馨而充满诗意。

那时候,晚上我们一家人围着旺旺的炉火,尽情享受安详与温馨。娘与奶奶忙着

杯茶水我看到了你们对知识的渴求。”我虽坐在班里偏后位置,对眼前这感人的一幕,却看得真切,心里暖暖的。看到一些同学把赞许的目光投向我时,我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。魏老师讲了一阵子课,在让同学们看书阅读时,她不由自主地端起茶杯拧开盖子,喝了一口茶,我觉得比自己喝了心里还甜。

如今,在我住房的楼梯间,还珍藏着30多年前大学毕业捎回来的4把暖壶。前些年,每逢节日卫生大扫除,妻子都会嘟囔:这些暖壶还用?一直放着它干啥?扔了吧。我总是慌忙制止:一定要放好,这壶里有故事。一见到它,我就似乎又能回到美好的大学时代。那是我刚上大学时,早中晚三餐后,我基本上是掂着一壶水就向教室里赶。我们班有几位走读生,他们吃完饭就往学校赶,见我的课桌旁总是放着暖壶,因他们在家大都顾不上喝水,便自带水杯到我这里讨杯水喝。壶里水喝完了,我会跑下楼去,到锅炉房再掂一壶。老师走上讲台上课了,看到他们讲课讲得口干舌焦却喝不上口水,我心中不安起来:这怎么能行?学生听课还想喝水呢,老师讲课更需要喝水呀!

下课了,我匆匆走进学校小卖部,又买了一把暖壶,水杯和档次高一些的茶叶。班主任魏凤娥老师再次走上讲台上课时,发现面前的讲桌上,其绿油油的茶叶还在刚刚斟上热水的崭新水杯里上下沉浮,一把新暖壶也在讲桌一侧的地面上放着。我看到她不由得先是一惊,接着两眼放光,轻轻摸了一下热乎乎的水杯,深情地望着全班来自五湖四海学子轻声说:“谢谢同学们,从这

人说,凡是做好事的人走了,天街上总要燃亮一盏灯。倘若如此,那璀璨的华光可谓仙境,那满天的星斗岂不是圣人荟萃的天堂?我常怀虔诚和幻觉,遥望那深邃的苍穹,缅怀那些曾经为党的事业、人民的利益而无私奉献、奋斗终身的英魂,联翩遐想……有的人走了,便从人们心目中悄然消失;有的人走了,却在人们心中树立一座丰碑。邵建勋先生无疑属于后者。

——题记

在我尘封的记忆里,邵建勋先生身材单薄,细高个,慈眉善目,性格刚直,思维敏捷,健谈,说话爽朗,待人热情,眼睛炯炯有神,走道甚为利落……回想邵君的德业追诒,以至平日为人,实在应向其表示自己之崇高敬意。谨以其拙笔,记一漏万,以示我等深深的怀念之情。

邵建勋1938年生,出身寒门,一生坎坷,命运多舛。其父邵允祥先生可谓传奇人生,读私塾、进学堂,耕耕田垄,当兵、经商,教书育人,享誉一方。及至后来运动迭起,曾蒙冤受屈,错划“右派”劳教7年;平反昭雪,带头致富,竟成定陶县养蜂协会创始人。岳父李真卿,早年毕业于山东省立六中,曾任菏泽南华私立中学校长16年之久。铮铮铁骨,大节昭然,断然拒绝为伪政府供职,无惧威胁;“文革”期间,曾蒙冤十余年,但其未改初衷,意志弥坚,1978年平反昭雪后,终生执教,桃李芬芳。父辈如山,高耸挺拔,爱憎分明,意志坚强,是其人生效法之楷模,不认命,敢抗争,卓然而立。

无惧生活重压,毅然挺立人生。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邵建勋、李瑞琴夫妻抚养膝下四子(洪振、洪成、洪宇、洪钦),衣食甚为短缺,生活举步维艰。夫妻俩省吃俭用,把精米细面全留给孩子们,为其健康成长呕心沥血,尽心竭力;他们夫妻穿衣,新三年、旧三年,缝缝补补又三年;孩子们穿衣,也是大的穿过的小的穿;为供孩子们读书,不惜借台高筑,也不让其辍学。家植善根,必得福报。如今,人丁兴旺,文脉传承,全家有大学学历者16人,教授2人。

执着教育事业,一生笃志弥坚。1955年,他在菏泽二中

毕业后,担任菏泽一小小教师。及后相继在菏泽师范附小、菏泽师范工作。迎黎明,送星斗,一生执教43年,始终秉持“育人为本”之初衷,把其火红青春、一腔热血、人生智慧,尽情倾注在菏泽教育事业这片沃土之中。1987年9月,他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。这成为他一生之光采。著书立说,服务社会。深化教改,他积极参编《师范体育课本》《学校体育游戏教程》《中专体育课本》等新型教材,为师范类学校教育教学改革,做出较大贡献。

痴情书画不言苦,笔墨纵横写大千。自幼酷爱书画,终生乐此不疲。教学之余,他始终用“滴水穿石,积沙成山”之精神和毅力,笃定目标,不言弃,不放弃,师古师今师造化,为其书法固基,为花鸟传神,及至成绩卓然,旗帜高树。退休后,更是专注书画,硕果累累。

光阴荏苒,春夏秋冬。邵建勋从师于知名画家何芳华(何思源之子、四川美院教授)、王小古(临沂师专教授),受益匪浅。他功底扎实,画路极宽。花鸟、虫鱼,无所不及。在其笔下,鲜活的生命,得以生动之体现。擅画游鱼,意道清新,高远,每每给人以美的享受。其作品屡屡参加国内外大展,并多次荣膺褒奖和鼓励;在媒体刊发各类作品数百幅;部分作品,流传于美国、巴西、日本等国家,被其艺术馆和各界人士所珍藏。其成就载入《山东书画家》《齐鲁书画家大辞典》《曹州书画家集传》等典籍。

友情厚重长者风,无私奉献赢赞誉。在他的生命年轮里,与世无争,善与人结缘。在市场经济大潮中,淡泊名利,疾风劲草,品格高洁,令人敬仰。多年来,他曾与王宗普、李效成等书画名家组建秋实画社,互相切磋,共同提高,为发展菏泽书画事业尽心竭力;他参编《曹州书画家集传》等传记,建言献策,知情出力;他参与文化下乡、敬老院慰问等公益活动,现场挥毫作画,为百姓送去佳作,深受社会赞誉。1993年,我与他相识,情谊甚笃。在我编辑《曹州巾幗集传》等10余部传记中,他担任顾问并赠送贺画,令人感动。记得我曾数次去其家拜访,品茶聊天,评书论画,畅所欲言,其乐融融,无不下难以磨灭的深刻印象。

天有不测风云,人有旦夕祸福。2018年深冬,邵教授偶感身体不适,去省城医院复诊为肺癌。在人生那段黑色的日子里,他头脑清醒,依然与病魔抗争。延至2019年春,病情恶化复而入院,5月28日遽然驾鹤西去,享年81岁。

忠魂九天上,辉煌留人间。时至今日,他的音容依然鲜活在我们心里。他那“忠诚事业、笃志弥坚”之执着精神;他那“淡泊名利、恪守其节”之高尚品质;他那“痴心丹青、服务社会”之高尚情操,依然赢得世人的推崇与赞誉。

年的味道

□ 王晓慧

蒸过年的馒头花糕,父亲则带着我们姐弟三个看画书、讲故事。娘与父亲也会有一句没一句说着过年的开销。我们姐弟三个有时候也会偷偷把眼睛停在旺旺的炉火上,细看那团蓝色的火焰欢快地地上蹿下跳,闻着烟火味,心里那个高兴劲就别提了,要过年啦!

“聒碎乡心梦不成,故园无此声”。似水流年,岁月以它的方式行走着,度过了一年又一年,记忆中的年味离我也越来越远,这些年无论我走到哪里,记忆中的年味总是蜗居在我心上,格外地眷恋。它对我宛如一个



就这样,我慢慢成为老师和同学们心目中的“义务茶水供应员”。可就在我走进大学才一个来月的一天傍晚,突然接到家里人打来的电话,说我的岳父不幸因病去世了。我一下子陷入悲痛之中。我是他老人家唯一的女婿,我立马向老师请了假,星夜启程。

当我千里迢迢从家归来,前后虽仅三天时间,可班里同学们见了我都说:“你这一请假可好了,同学们喝不上水了,老师们在讲台上也看不到他们熟悉的写有自己名字的茶杯了。还有一位教文学理论的吴老师,他在其他班级讲课,讲得口渴了到我们班来找水喝没喝上,当得知我请假回家了,吴老师喃喃地说,陈奇不在,水也就没了。”听同学们说到这里,我遗憾得身上直冒汗,都怨我走得太匆忙,没来得及安排其他同学代

我尽供水之责。有了这一次教训,在整个大学期间,无论是酷暑盛夏,还是三九寒冬,无论是狂风暴雨,还是大雪纷飞,老师讲台上的水杯总是热茶满满。我手里的4把暖壶每天都在掂上掂下,从没有停息过。

大学毕业后,我们班的班主任魏凤娥老师在离校的一队队、一群群毕业生中终于找到了我。一阵紧紧握手后,她让我从提包里找出手一奶的《南京师范大学毕业纪念册》,她掏出笔来,在册子里挥笔写下四个大字:堪称吾师!

如今,倏然30多年过去了,每每看到这4把暖壶,再摸摸那因长时间掂水而被磨得滑溜溜的把手,我似乎又回到了大学的课堂里:尊敬的老师们、同学们又口渴了吧,我还想继续为您提水倒茶。